

心香一瓣

一盒烧麦

刘洪文

人生在世总要经历一些事情,或好或坏,就看运气了。好运的人可能一辈子顺风顺水,歹运的人却祸不单行。老曹就是一个运气不太好的人,人至中年,却刚刚经历了丧妻之痛。老年丧子、中年丧妻、少年丧父,人生之痛,莫过于此。

有人说男人有“三大愁事”:流烟炉子漏底锅,炕上躺个病老婆。老曹就是如此,这两年为了给妻子看病,老曹东挪西借,欠了一屁股的债,最终还是没能留住妻子脆弱的生命……

妻子走了,一句话没说便撒手人寰,走得安然之极,只留给老曹一个还在外地读高中的儿子。

老曹结婚晚,他是后来到这村的,就一个人。三十多岁才经人介绍和老婆结了婚,婚后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,视若掌上明珠。那几年老曹家里条件好,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富裕户,三间大瓦房,外国砖院套。老曹脑子活,种田的同时也做买卖,所以就成了领头羊。为了给儿子一个好的学习环境,他托人把儿子送进了市一中,这在当时的村里是独一无二的,老曹也曾为此骄傲了好一阵。

老曹知道知识的重要性。万般皆下

品,唯有读书高。躯身若无鸿鹄志,白来人间走一遭。这是老曹的座右铭,也是他和儿子谈话时最常引用的话,儿子很听话,成绩也优秀,在学习上从不让老曹操心。

可是现在,老曹什么都没有了,家破人散,人财两空,儿子成了他唯一的精神财富和心灵寄托。他索性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,房子也抵给了借钱最多的亲戚,然后只身去了儿子上的城市打工,这样既可以维持生计,又可以照顾儿子,两不误,老曹反而觉得轻松了许多。仿佛是负重运行的人,在一次聚餐之后,突然丢失了所有的就熟了。

“老板,来一屉烧麦,打包带走。”老曹朝柜台里喊一声。

老曹打工的工地离儿子读书的学校不远,也就二三里的路程,转过两条街,拐几个弯就到了。学校和工地之间有一家名叫“幸福里”的饺子烧麦馆,店不大,老板人极好,和蔼,看着就面善。老曹每个周末都会准时到来,一来二去的就熟了。

“老板,再来一个空盒吗?”老板边问边麻利地把热气腾腾的烧麦装进饭盒,再套上两层方便袋,抓一个空便

当盒放在上面,又拿起两双一次性筷子,在方便袋上一缠一绕一绞,再随手抓了一瓶矿泉水和半包餐巾纸一同递了过来。

老曹不好意思地朝老板点头笑笑,提起烧麦走了。

学校门前正对着的是一个小公园,公园面积虽然不大,却很整洁,绿茵茵的草坪中间有一排整齐的石桌石凳,一群老人在不远处围成一圈打着扑克,说笑声传出挺远。老曹选择临近一点的地方坐下,看了看表,时针指向了下午4点30分,学校就快要放学了。

老曹拿起空饭盒,把满饭盒里的烧麦倒出一半在空饭盒里转两圈,再倒回去,这样空盒里便沾满烧麦的汤汁和香味。老曹想了想,又用筷子夹开一个烧麦,咬上一口,剩下一小部分留在空饭盒里,和筷子放在一起。

做完这一切,老曹坐下来,满意地点燃一支烟,深深地吸了一口,烟雾从他的鼻子和嘴里冒出来,再点点的扩散开,显得很悠然……

“爸,说好了等我放学一块儿吃饭,可你怎么又吃完了?说话不算数!”放学的儿子看着石桌上的空饭盒和带着烧麦汁馅的筷子,略显失落地说。

“这不是一时没忍住嘛!干了一天活儿,我也饿了,看见吃的就饿了。下次,下次一定等你,我保证。”老曹说着,一边掐灭烟头,一边收拾起空盒,装进那层多余的方便袋里,扔进附近的垃圾箱。

儿子吃得很香,有汤汁从嘴角滴下来,老曹帮着用餐巾纸擦一下,又替他打开矿泉水。

老曹问儿子:“最近学习累吗?身体吃得消?”

儿子说:“还好。就是高三了,紧张得很!不过没关系,大家都一样。”

老曹又问:“生活费够吗?别舍不得花,别让同学们看不起……”

这些话显得有些心不在焉,却没有怀疑的余地。老曹又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,儿子一一耐心回复着。

饭吃完了,儿子要回学校了。他拿起矿泉水猛喝一大口,把剩余的多半瓶推给老曹。老曹站在原地目送着儿子小跑着回去。快到校门口时,儿子忽然回过头向老曹喊:“我就快要上大学了,我能赚钱,下次要是您再‘忍不住’,就多买一盒……”



城墙根下

王晓珂 摄

人生百味

一碗三鲜米粉

宋 扬

冬至那天早晨,我并没能吃上心心念念的羊肉米粉,但一碗初以为不遂我愿的三鲜米粉照样让我吃出了美妙的感觉。学校门口新开不久的那家米粉店我已经试过一次。米粉细软,是我喜欢的口感。

在米粉店门口停车,我急急地走进店内。店内已座无虚席,还有几个学生模样的站在操作台前焦急等待。我边掏手机扫码付款,边朝正手忙脚乱的老板娘大声说:“老板娘,来一碗羊肉米粉,清汤!”瞅准有人吃完起身离开,我赶紧找了个座位坐下。我刚一坐下,老板娘便端一碗米粉朝我走来,我不由纳闷:今天怎么这么快?她碗一放下,我就发现了问题——这碗米粉不是我点的。“哎呀,放错了,我要的是羊肉米粉!”我刻意强调了“羊肉”二字。老板娘一惊,转过身去,喊:“谁要的三鲜米粉?”无人应答。估计,是老板娘放错了汤头。短短两秒间,老板娘双手捧着碗,有些尴尬地四下张望,似乎在等待点这碗米粉的客人出现。

我想,这碗米粉只能倒掉了。现在是用餐高峰期,还有好几个人都迫不及待地等着吃粉,老板娘和他的丈夫哪顾得上此时吃掉它?起锅的米粉一旦放久,必糊。我一时犹豫不决,羊肉米粉我昨晚就决定好了今早必吃,况且,我不甚喜欢三鲜汤头中鲑鱼的海腥味儿。可是,不知为什么,眼前这个衣着朴素的中年女人失落的表情如针,重重刺了我一下。与其浪费掉,不如我将就着吃吧。

我很快做出了选择。“给我嘛,我就吃这碗。”我叫住了正准备把米粉端往后厨的老板娘。但是,在她把米粉重新放到我面前的时候,我又发现了问题——我点的是小份的,而这一碗是大份的,小份与大份相差四元钱,而且,我吃不下那么多。“我点的是小份的”,我苦笑着面露难色。老板娘脸上刚冒出的笑容瞬间又消失了,似乎,她也不知如何处理这个新问题。略略思考后,她说出了折中的方案:“要不,你只补两块钱嘛!”言下之意,这碗大份的米粉优惠我两元。离迟到已经不远了,我赶紧取了筷子,勉为其难地吃了起来,算是认可了她的方案。

我口中嚼着米粉,却总觉得这事儿哪儿有不妥。两年前,因为学校高中部搬去了新校区,学生人数骤减,这间店铺已经更换了五、六个老板。帮人帮到底,我帮他们解决了一碗米粉无人要难题,为什么却要占他们两元钱的便宜呢?想到这里,我连忙掏出手机扫付款码。“已收款,四元。”正在一边忙碌的老板娘和老板都听到了手机里发出的收款语音提醒,几乎是同时,他俩抬起头来望向老,老板娘感激地连声说:“谢谢了!谢谢了!”这下,反倒是我有些不好意思了。微不足道的两元钱,却让我赢得了他们的尊重,也让我从占人便宜的自责中解脱了出来,我顿觉浑身轻松。

埋头,我继续嗦粉。奇怪,曾让我觉得几乎称得上难吃的三鲜米粉,今天竟然如此美妙……

世间万象

在丰禾烟草站上完一周班的白云回到城里,已经是傍晚。她刚想打电话给丈夫大成,邀他明天去梅花山虎园旅游,没想到他先打过来了:“我们镇里要赶项目,这周大家取消双休。所以,我今天就不回来了。”

白云恼火地挂了电话。在金溪镇政府上班的大成,周末经常不是值班就是加班。有次气得白云干脆说:“别回来了,在镇里安家落户好了。”

第二天上午,白云牵挂大成,给他打电话。一连打了三次,都没打通。大成自从当上了乡村振兴办主任后,每天电话特别多。白云给他打电话,十有八九是占线,不过很快会回复。这次过了半个小时,依然不见回电话。白云想到了丈夫最“铁”的同事斌华。斌华很快接了白云的电话。

“嫂子,想大成哥了吧?嘻嘻。他这个乡村振兴办主任当得,每天身边美女如云,你可要看管好哦。没接电话?我也下村了,不是很清楚。是不是被美女带走了?嘻嘻。”

白云越听越恼火,气急败坏地挂了电话。这

个斌华,说话总爱油腔滑调。不过,斌华的话还是让白云感到酸溜溜的。大成办公室那个人职不到一年的同事李芳,经常周末打电话给大成谈工作,一口一个大成哥大成哥地叫。小女孩甜美的声音,让白云在一旁听了紧张得如临大敌,却又不好说什么。

此刻他们一定在一起。白云仿佛看到大成正和李芳有说有笑。想到这里,白云坐不住了,她决定到大成上班的镇里去看看。

一个小时的车程,白云到了金溪镇政府大院。整个大院静悄悄的。问党政办主任,说大成和李芳下村了。白云心里好像猫抓一样难受。她打开手机,刚想给李芳打电话,突然改变了想

凡人心迹

新年的烦恼

章铜胜

时近岁末,对于时间的流逝忽然敏感起来。每每此时,总会感叹时间过得真快,一年,只一转眼就过去了。人变得敏感了,有时,时间也是敏感的,它好像感知到了我们的感知,在岁末时走得更快了些,抑或是忽生感伤了。有时,感觉就是这样的奇怪和难以理喻。在新年临近时,我们会萌生一些新的感想,也难免会回想在这一年里,我们做了些什么,又留下了哪些遗憾,从而心烦意乱。

我的烦恼,来自新年临近的那段时间。那几天,一有空闲,我就会在脑中急速地回顾这一年的自己。会盘点一年中,已经完成的事,没有做好的事和还没有来得及去做的事,那些事都在计划之中,如今有些事已经跑到计划之外了。会将年初计划翻找出来,一一对照,有计划难酬的失落,也有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的惊喜。在逐一的比照中,烦恼也会随之而来,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有种偏离了自己预想轨迹的落寞,甚至会对自己产生一些不满的情绪。

前两天,正值周末,下午有空,一个人去了公园的湖边,沿湖走了一圈,边走边想一些事情。湖边有一株晚樱,树上的叶子已经落尽,结了一树果子。果子不大,红红的,果皮有蜡质的光泽,在阳光下,衬着青绿的湖水,倒也耐看。于是,就站在树边看晚樱的果子。晚樱的果子没什么用处,也很少有人喜欢它们。湖边树林里的鸟很多,也不见鸟来啄食它们。无用的果子,倒是可看的风景。随手拍了几张,发给几个要好的朋友,他们都问我拍的是什么,感觉很惊艳的样子,好像也有些许错过风景错失美好的遗憾在里面。我发了个发呆的表情给他们,笑而不语。其实,在这一年中,我和他们一样,总是匆匆忙忙,也因错过了一些风景而心生恼意,我只是想善意地提醒一下他们,有许多美好的东西,其实就在我们身边,稍不留意,一转身就错过了。或许,我还想把自己感受到的某种烦恼,也一并转移给他们。

湖边的九曲桥附近,有一株老枫杨

树,树干斜向水面,姿态很好。每次路过,我都会看看它,它像是我的一位老朋友般。那棵枫杨树苍老树干的背阳面,有一层苔藓,从树根处到近一人高的地方,现在还有几许绿意。在树干分杈的地方,还有未曾消融的残雪。而不远处的九曲桥,在夕阳的余晖里,散发着温暖的光泽。一缕阳光正透过稀疏的树枝,照在那点残雪上,残雪也瞬间有了暖意。湖边的几棵落羽杉,在夕阳里,一树砖红。树下,已经落了一些叶子,树上,依然一片灿然的金红金黄。夕阳在西沉,树上的光线在迅速变化,好像岁末时光的匆忙。我站在离那几棵落羽杉不远的地方,就那样静静地看着它们瞬间的辉煌在我眼前消失,看着夜色渐渐变浓,竟然有些不舍。

今年,我家的三角梅开得很好,花期又长。去年没有开花的品种,夏天时也开了。豆绿、浅粉、粉红、桃红、紫红的三角梅先后开花,一时间,阳台上热闹纷纷。降温后,这些三角梅都搬进了我的书房里。其他几种三角梅的花都谢了,只有紫红和桃红的两种仍在开花。夜里读书累了,时常会抬眼看看它们。看上一会儿,也算是休息。有时,我也会想,三角梅的花也会开罢吧。开累了,就谢了。休息好了,它们又开了。我为自己会有这样的想法而开心。胡思乱想之际,书就翻得慢了,有时会停上一会儿。想想,今年自己有多少时间浪费在一些无所谓的消耗上,读书的时间比去年少了,一年中所读的书也少了许多。年初计划要读的书,还有不少摆在书桌上没有读。整个十二月,除去读了几本文学杂志外,竟然没有完整地读完一本书。细一思付,忽然觉得自己有些面目可憎起来。

新的一年,总想在某种程度改变以往的自己。这与其说是一种愿望,不如说是一种对自己的承诺。当承诺难以一一兑现时,又会徒增烦恼。又到新的一年,我还该不该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,或是计划某些应该去做的事呢。

往事随想

冬日火塘暖烘烘

卢兆盛

在柴火还没被电与煤气取代之前,老家一带,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用来做饭、烤火的火塘。

火塘通常设在厨房尽头靠墙处,四四方方,四周都用砖块围砌,一面紧挨着墙壁,另三面边上摆着凳椅。至于火塘的大小,则由各家视厨房面积宽窄而定。

火塘中间立着一个约一尺高的圆形铁三脚架,是烹饪或烧水时用来放置锅具的。柴火在三脚架上燃烧时,火苗呼呼往上窜,火光四射,整个火塘都散发着腾腾热浪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老家人生活拮据,冬天了,身上穿的仍很单薄,大人小孩一旦得空,便都拢到火塘边烤火取暖。可以说,严寒的冬日,火塘是家里最温暖的地方,而冬夜则是家人们团聚火塘最多的时候。晚饭后,一家人团团围坐在火塘边,一边烤火,一边聊天,打发着冬夜漫长的时光。

我们这些小孩儿生性好耍玩,但在外面玩够了,还是得乖乖地回到家里的火塘边。一到下雪天,我们便聚到村前晒谷坪上玩雪,堆雪人,打雪仗,衣裤鞋袜常常被弄湿,最后只得赶紧回屋,到火塘边烘烤。

冬夜里,我们几兄妹最喜欢缠着奶奶讲故事。奶奶虽然没进过学堂,不识字,但她所讲的故事,大多饱含着敬老孝亲、邻里和睦、诚实守信及善恶有报等道理,满满的正能量,在我们幼小的心田里,播下了真善美的种子。

燃烧着柴火的火塘,也是煨烤美食的好地方。把红薯埋入厚厚的闪烁

着火星的柴灰里,用不了多久就会煨熟。拿火钳夹出来,拍去火灰,剥掉薯皮,便可大快朵颐。诱人的薯香味,远远都飘到。

入冬后新打的红薯粉特别筋道,嘴馋的我们,时不时拿着粉条插入热灰里煨烤。圆圆的粉条在灰里受热后迅速膨胀,变成一根粗壮的白白的棒棒,吃起来,松软爽口,香气四溢。

后来乡间可以养猪了,每年杀年猪那天,是我们小朋友们最快乐的日子,不仅能饱餐一顿杀猪饭,还能吃到香喷喷的烤猪肝。年猪宰杀后一开膛,大人们便切下巴掌大的一块猪肝,在猪肝的两面划一些刀痕,再均匀地抹上盐,让我们这些贪吃的小馋猫拿去火塘烘烤。我们用火钳拨出一块红艳艳的柴火炭,再将火钳微微张开,放上猪肝,架在火炭上,开始烘烤。烤好一面后,再翻过来烤另一面。望着烤得滋滋冒热气的烤猪肝,嗅着阵阵扑鼻而来的猪肝香,我们的口水都直往外流……

火塘里烤糍粑,也是一种极美的享受。采用的也是烤猪肝那个做法,将糍粑放在火钳上,两面逐一烘烤。待烤到微微焦黄时,糍粑已是弹性十足,散发出的醇香已达到极致。咬一口,软糯弹牙,唇齿留香,回味无穷。

老家的火塘,是一个充满温暖和温馨的港湾。然而,随着时代的变迁,它已经渐渐告别了老家人的厨房,老家人一日三餐的烹煮,都已用上了电和煤气,烤火也都有了电取暖器。

火塘,渐行渐远了,但它留在我心里美好的记忆,永远都不会磨灭。



写好中国字

李娟摄

查岗

张进才

法,开启了微信视频。

李芳接通了视频,脸上带着甜甜的笑。她后面是一栋民房,有村民正从家里出来。

“嫂子,我和大成哥到村里后,就分成了两路。我负责人户做群众工作,他负责村中心的项目。电话没接?他可能在忙呢。嫂子,晚上别回去,我请你和大成哥小坐下。”

确认大成没有和李芳在一起,白云的心一下子舒畅了许多。她没心思再视频下去,匆匆地挂了微信,赶往大成挂钩的崇丰村。

镇里到村里还有五公里,都是崎岖的山路。白云是新手,只能小成哥驾车驾驶。遇到会车,还得停下来,让对方先通过。抵达村里时,已经

12点多了。

白云刚下车,就遇到从村部走出来的村妇联主席。她惊讶地说:“这不是大成主任的爱人吗?你怎么来了?”听说是来看大成的,她带着白云,来到村部后面。

这里视野空旷。五十米外一台挖掘机正在那里平整场地,“呜呜呜呜”的轰鸣声震天响。在挖掘机不远处,两个戴着红色安全帽的男人一边看着挖掘机,一边交谈着。白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穿着蓝色T恤的人,正是大成。在他旁边的是村里的支部书记。

妇联主席感慨地说:“这里准备建设乡村戏台,是我们村的旅游项目之一。为了这个项目,大成主任可没少花心思,每天进村入户做群众工作。现在终于开始平整场地了。今天他和书记一早就赶来督促施工,都还没吃午饭呢……”

远处的大成忽然掏出手机打电话。白云的手机很快响了起来,传来大成提高嗓门的声音:“喂,白云,我这有挖掘机在作业,很少啊。忙得上午都没空看手机……”几乎在同时,他们俩都看到了对方……